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貶疏

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

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
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
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
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
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
周偏德不能匡運周偏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
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者
義其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諸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
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稷子不窋失官竄於西
戎至太王爲犬戎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
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

注

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

疏

杜注宰官也周禮
目錄云宰者官也

宰家聲義通爾雅釋詁家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子采釋文

引馬注云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展采錯事文穎注采官

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

王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

下大夫四人未知宰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

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

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

公之宰實異而名同咺名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

本嫌宰爲官疏名○注別何至爲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

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周公身上官故別何

之令相違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蓋

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爲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

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上爲宰下之

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咺者何嫌宰爲咺

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咺實爲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

曷爲以官氏注据石尙疏尙來歸服是也舊疏云石尙亦是

士而不以官錄宰士也注天子士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

之故以爲難也宰士也注天子士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

下士略稱人疏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

官家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皆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嘔是也。上士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貺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嘔者以爲宰士也。似正以嘔爲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僂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譏辭焉。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卽石尙來歸。服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卽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卽僂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惠氏棟

注

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稱

疏

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

云禮記曰生日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聰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嬀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廟○舊疏云卽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廟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廟廟是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昵說文曰部昵近也或作昵玉篇曰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卽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

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穀梁傳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貽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

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即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可弗稱也即弗夫人亦自有謚進退失據故劉氏達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攷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木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即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既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準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謚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如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

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諱是其比矣。邇
典引服云：聲子之諱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諱爲非者，古春秋
說也。○注：仲字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
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
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
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
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
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
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
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
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繼
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
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
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
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
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
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
之母，舉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
彼注云：妣之言嬾嬾，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
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
惠公之廟，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据秦人來歸

信公成風之縫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夫人疏

注此難至夫人○此據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薨宜有諡仲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諡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諡篇云八妾所以無諡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諡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縫成風亦妾而得稱諡明僖已爲君故稱夫人與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仲子殊也桓未君也疏二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卽尊尊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仲子爲夫人也

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元纁

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

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

侯曰馬高大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

三種二元三法天種二法地因取足以其事

疏禮既夕注云

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贈送也是贈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贈元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贈於宋致詞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贈又有贈賻從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賻元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贈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按勣記云浦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陳蕭之云關馬欲以其駕魂車也上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

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騶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魯僖所乘四牡駟騶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
類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
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
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
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
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
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
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
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卽
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卽
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
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
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
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
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
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
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騶謂之騶周人又益一騶謂之駟
本從一騶而來亦謂之騶經言騶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
頌云約軻錯衡八鸞鈴鈴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

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
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
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
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駮郭注周禮曰馬八尺
以上爲駮按周禮庾人駮作龍龍駮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駮
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
儀禮觀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薛注乘輅
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
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庾人又云七尺以上曰
駮注引爾雅駮牝也元此不及駮說文駮下云馬八尺爲
龍七尺爲駮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牝
駮下云馬高六尺爲駮引詩我馬惟駮許於龍駮俱本周禮
蓋以駮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言秣其駮傳云六尺以上爲
馬五尺以上爲駮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駮箋云馬六
尺以下爲駮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
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騰騰是
也卿大夫曰駮詩駮駮白駮是也案馬駮對文異散則通詩
四牝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
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
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
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

周禮媒氏注云五兩上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
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
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
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
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
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
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土無正位託
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
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糸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
謂之緇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當是由
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
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
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
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
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革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
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共事而已皆禮
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車馬曰賄貨財曰賻衣

被曰襚

注此者春秋制也賄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

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賄賻知死者贈襚疏

豪梁傳贈者何也乘馬曰貽衣衾曰殯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葬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與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賻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跽到課上到爵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賻賻貧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綈衾士繡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繡衣裳與綈衣纏襦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纏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與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殯何氏或卽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賻賻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

謂春秋制也。○注賄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賄覆也。白虎通
崩薨云賄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賄之爲言覆也。左疏引
服虔注云賄覆也。天王所以覆彼臣子賄覆雙聲也。說文無
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賄見於禮經存
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爲
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賄書武王惟言許叔重
引作賄此古文以賄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賄賄諸字
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賄疑作賄。○注
賄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賄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
說驂而賄之注賄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賄注賄之言補
也。助也。廣雅釋詁賄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賄者助也。一作傳
周禮小行人則令賄補之注故書賄作傳是也。潛研堂答問
云問賄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
國札喪則令賄補之注故書賄爲傳故書者古文也。傳者附
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賄字先鄭云謂賄喪家助其不
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賄送也。荀子大略說
苑修文並云賄賄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賄馬入廟門
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賄馬入廟門者以其主
於死者賄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賄仍以送
死爲主下故疏云賄實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白對
贈言之耳。○注禭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禭遺也。儀
禮士喪禮君使人禭注禭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薨云禭之

爲言遺也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襚謂以衣送敵者死曰襚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豐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上喪等禮則襚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遣人謂之襚遺聲韻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襚名遂以襚專屬之凶事矣吳氏妄雲經說云按襚當讀爲稅稅之爲言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稅而稅取解稅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卽据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襚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之是則贈之爲稅衣之爲襚也二字又別此借襚爲稅稅聲近襚也○注知生至贈襚○按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贈襚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爲贈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知生者贈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贈專施於生者何答曰贈專施於生者專施於死贈實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贈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

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贈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爲何氏贈」，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贈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禭葬而贈。」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賵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賵馬也」。荀子大略云：「賵賵所以左生，贈禭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終副至意也。賵賵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賵，賵說苑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禭贈禭所以送死。賵賵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賵，又以賵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賵賵。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禭下篇有賵」，有奠有賵，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桓未君奠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爲多，知賵生死等矣。是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注：「据非禮疏。」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于魯，故等以諸侯該之。○注：「据非禮。」○舊疏云：「桓未爲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賵之爲非禮。」隱爲桓立。

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賄赴告王者可知故

傳但言諸侯疏白虎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

賤尙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天

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議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

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白

送葬左氏說士弔上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

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

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

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

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

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

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賄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

言諸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僎

也舊疏云諸侯之賻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

曰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此則赴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

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

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

成其賢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譏

言齊宋至爾

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傳五年傳云何尊焉

又曰何重焉

是其謬○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

善其以仲子喪

告天子諸侯桓母貴其言來何注據歸含

不以已長奪貴

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其言來何注據歸含

且賄不言來

疏注據歸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

記按哈非也依

說文當作哈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

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己在於內者疏

繁露王道云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刺不及事也

穀梁傳其志

不及事也雜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

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執有幽

王之亂遷于

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

去來以譏之

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

位至此已四

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

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

羊正相反鄭

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子

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

文而此發傳

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

適與成風含賻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詞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槨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賻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賻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第彼賻及而含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含晚言來明不當含也則含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禮說夕記國君賻禮賓賻奠賻贈及代哭爲嫌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還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賻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含賻送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

歸僖公成風之祔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
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僖
留不必責其及時其含贈祔之等皆死者所須若其來晚則
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
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舍且贈不
言來爲若已在於內矣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舍且贈不
言主名疏據歸舍至主名文五年書王兼之兼之非禮也

注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

疏使榮叔歸舍且贈不言成風也兼之兼之非禮也

贈者起兩贈也疏

注禮不贈妾○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

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赴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贈之
也○注既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又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
君使某舍又云祔者曰寡君使某祔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
君使某贈然則一人之贈含祔弔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
況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
宜各使故也○注言之至贈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何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言之祔者亦起兩祔矣何

以不言及仲子注

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

也疏

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卽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卽卑稱也○通義云及

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仲子微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也注

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

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

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

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

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

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

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

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

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疏

注比大至公也○此通僖十一年書及義

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注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火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令且饋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聞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又何以不月以責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卽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卽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冬十月滕子來會葬非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贈襚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据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幸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尙未

僖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
 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諸夏稱天子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
 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
 思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
 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
 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不
 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
 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
 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
 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
 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
 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
 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
 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
 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
 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
 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
 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
 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元之問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
 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
 說自處通工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

士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輓則待之于
昨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厭臣
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
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
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
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
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一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
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
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
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
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
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
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
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
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
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
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
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
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皆
惠未嘗爲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
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觀

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觀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爲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爲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木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滅倍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同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稱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東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

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
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
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
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
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
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公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
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
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
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襄王曰叔父唐
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
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
晉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
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
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
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
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變父禽父
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變父
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
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
康叔後或爲州牧變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
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

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于王得交侯夾輔之動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已物乃言歸即歸及歸之屬是也今此贈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爲受命王故爲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喪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爲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

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

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東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注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

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

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

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

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

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疏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

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

微者也彼二文沒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

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

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

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

又云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故也疏言謂其為介者若聘

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

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士三命
 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爲上士矣
 十一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
 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小功德者受小爵士大材者
 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
 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
 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
 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
 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
 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
 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
 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
 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
 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敗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
 蓋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
 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
 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
 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
 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卽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禍卽首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卽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曰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曰○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信子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繁露爵國

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

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啗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于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卿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凡伯稱使○疏据凡伯稱使○即下七年奔

也○注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注奔者走也○

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聘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

而有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嚭文元年天王使叔服奔則曷爲皆是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奔

不言奔○注据齊慶封來言奔○疏注据齊至言奔○襄二十王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

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

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

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觀
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
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賈者
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
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

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
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
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
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
卽見春秋雖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
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
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
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卽於祭伯來奔見
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

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
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禍也○
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注當春至錄之
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
○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
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
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
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顯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
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于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
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善按春
秋而觀成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
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注錄所至
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
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
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
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
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
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驥自齊逃來傳
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始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
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

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鄆周邑也段氏王裁注
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
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鄆父注鄆父鄆公謀父也鄆
者本字祭者假借章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
玉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鄆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
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尙仍其西都舊稱許云周
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鄆與鄆如鄭之仍舊
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
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
南上有厥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
代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
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東
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閒於春秋爲鄭
地其爲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
隨從食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
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極四年注云上大
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
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
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
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
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

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
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爲下卒也○閏二年
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
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
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閏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
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
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
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
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
○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
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月與
不嫌異於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在上○成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
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舊書時故與襄二十
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是以王子殿
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
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宮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

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
月本爲上事發其卽爲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
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闕監
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据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

注据臧孫辰書日

疏

注据臧孫辰書日○文十年

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彌卒亦書日所以不

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

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

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

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据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

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

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

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放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

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隱信云

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

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爲正故糜氏

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爲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
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
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

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爲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本云隱桓規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

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

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

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

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

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

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

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
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
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謹猶故內其
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
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
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
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襲我
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
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
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
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廟所

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善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注所見至事也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公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公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益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

之所聞也。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所
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
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
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
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
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者，見人命參差
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為所見。世孝經
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
末始生，尚無知識，亦不得遽為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
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
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
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為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
云：鄧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遂
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于亦欲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于般
試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
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而輕
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
陰，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
此即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
科九旨者，折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

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九旨者一曰
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諸侯八曰
親疎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子天子是錄遠近
親疎之旨議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
別制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父
殺子爲恩衰臣弑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
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
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
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銓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
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
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
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
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
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
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
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哀十四年傳魯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
云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
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

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
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曰者昭二
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
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已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
其臣爲父與已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
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
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
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
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
爲後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然則敖
卒書曰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木畧
作略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
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
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
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
也○注於所至僖初○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
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
正此春秋之義也僖初釋文作羸而閭本監本毛本同校勘
記段曰說文無角字蓋角字轉寫之誤本義角長兒段借爲
粗糙字按說文角部牖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譌爲

例公羊傳例者曰侵何注例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向例
 漢藝文志庶得篇例以篇例連文則例非篇字也篇例若今
 人言粗槌雙聲字也篇例反矣按篇例蓋即篇粗管子水地篇
 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篇例蓋即篇粗管子水地篇
 非特知於篇粗也祭於微眇繁露俞序云始於篇粗終於精
 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目篇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
 說文稱讀若篇粗淮南記論訓風氣陰陽篇粗者也藝文志
 庶得篇粗皆謂篇粗也篇粗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
 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
 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
 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
 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衰亂故先自
 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
 內魯始也云先詳內而後治外者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
 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
 略輕詳近略遠繁露俞序云聖王之治莫美於魯故子言春
 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子潛注云春
 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
 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
 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
 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

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
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
曹驪出奔陳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
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
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
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
問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
○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
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
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
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間
世則諸夏爲外所傳聞世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
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
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
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
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
康康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邾鄆本作
鄆後仍作鼻此从刀爲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邾
鄆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
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

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善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嚴綱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議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議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議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閒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議唯二名故議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郭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表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衰三月章曾祖父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

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哀麻尊尊也
滅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彼
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
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
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
治祖禰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注所
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
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
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因
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
弱東遷征伐不出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
而臣禮亡朱千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
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人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
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
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據哀錄隱又適
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主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
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壺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
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
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大
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
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
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土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
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
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
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
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紼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者爲之廢祭故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
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
禮故羣臣自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
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則臣自重
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
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
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
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
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
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
云不得稱祖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
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白孫以下則以別
子之子爲氏如孟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

爲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

子汝翁校
常熟丁國鈞參校

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應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

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

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

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源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繆謂之潛釋文潛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卽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潛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

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舊常爲
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
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
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
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
相見於隙地日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
會閒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
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無故而會故書以惡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
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
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
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
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
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
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繼
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
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
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
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諸仁義法云春秋以仁
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
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
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
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
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
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
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濤塗之於諸侯無所能
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濤塗之於諸侯無所能
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
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
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
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
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
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
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
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
卑皆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
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
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
內益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
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
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
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
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
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
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莊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收拒逆我大國
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
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
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
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
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
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襲子來朝是也聘書時
者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
也○舊疏云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
冬車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
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
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

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不公子見春秋共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舊國今城陽營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中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一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襄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寔字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

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

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疏

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

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

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為莒邑者或後此又為莒所

并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

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人而取其

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秋人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

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

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

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左

傳為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

侯鄭伯會于鄆倍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

○構字依鄆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

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為至

淺滅為至深也莊十年傳精者曰侵精者曰伐注精猶繼也

精猶精密也精即淺精即精春秋內其國而外伐注精猶繼也

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

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

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

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眾者繁露竹林

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舉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
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
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
義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
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禍更相報償者孟
子梁惠王云邾王與甲兵危土臣構怨於諸侯蓋與兵則構
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
侯伯與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
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
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
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
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
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
毋將陸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
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
是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人州來定五年夏
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
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
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
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

漢書古今人表作公駭穀梁作無駭下八年

部倭奇倭非常也非倭卒周駭倭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
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雖見沿寫誤
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貌之貌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
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是部達先道也段氏玉
裁注達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
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
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
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
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術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
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
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
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學方輿紀要亦云在兗
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
以入爲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
縣近魯棠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人與上入向之入異入
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入蓋齊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

子也疏

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公命以字爲
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

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驪

之孫方為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驪公子遂之孫方為仲氏而

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注貶注貶

据公至子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貶注貶

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

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

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為小國

也曷為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据公至貶

欲決隱八年庚寅我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

入邴非用兵故也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

始滅非但起入為滅疏注以下至為滅○舊疏云即下八年

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為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

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

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始滅昉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

据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月部昉適也一切

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

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

公羊義疏四

五

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廣
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
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
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木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据
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
昉作傲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
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氏說誤也云齊人語者
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樾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
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
實未然今按放之字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準推而放諸南言推而極也鄭注放猶至也與極義同也倍二
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倍二
十八年傳文公遂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
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
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
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仇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
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衛凡言放乎者並至極
之義也皆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詰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
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据傳言
撥亂世○傳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
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

爲疾始滅故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郕是也疏

據而難之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傳云鼎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郕鼎然則宋滅郕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

辛未取郕僖二十年郕子來朝傳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

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

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

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

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

問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

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

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想至之辭亦謂盡

心於是焉爲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始○舊疏隱

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

伯來戰于郕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

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義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傳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卽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爲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眞爲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卽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卽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卽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於無駭此滅也其言人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据齊張義也

○舊疏在

莊十年

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

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
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
救是其爲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
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
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
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
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
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
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卽與實入
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
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
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
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曰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
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卽蒙上岳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
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
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
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
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

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

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爲八十四

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其積二百三十三分

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麻閏

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斤爲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

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

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

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

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

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

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

討復與和好結盟故存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

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

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疏

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

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嶺榆縣後遷

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南城青州府

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繡裂履一
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繡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
讀爲投說文綸貫布也古綸與繡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逆至

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
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
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
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
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衰猶稱且字知履繡蓋下大夫名
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
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
氏若衰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
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
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
不得爲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據
大國也何

宋至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

見成八年夏婚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
不禮有變禮爲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

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遺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

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

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

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

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綯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講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于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皆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納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

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
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
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
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
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
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
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
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
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
授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
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
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
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
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
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
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然則紀有母乎
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

曰有注

以不稱使知有母疏

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

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

繻來逆

有則何以不稱母注

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

据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母不通也

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据以問

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

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

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

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

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

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

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婦人無外事

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通

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

日紀侯之母使屢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

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

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

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

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

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

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

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

書注

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入

疏注据伯至逆人○譏注譏

猶譏也

疏注譏猶譏也○廣雅釋言譏譏也舊疏在成九年春譏注譏

曰天王

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何譏爾疏通義云爾

絕譏較貶絕爲輕所謂輕重之旨也何譏爾疏猶是也言

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

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

皆爲本事故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

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

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

紀傳曰逆之道敬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

故曰微也是亦誠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

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

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

親迎何法法曰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

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

具青經解實編公羊義疏四

十

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威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又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綬注婿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至尊無敵故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妃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緇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妃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据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

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
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
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
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
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
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
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
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
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
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議也故莊廿四
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
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固俟婦
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
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
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
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
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
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
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
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
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

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慎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議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鴈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而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禮送女于廟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廟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廟也卽告木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歸家俱告廟行事而壻家未嘗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歸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旣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

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責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占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皆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其之廟爲證然是闕篡弑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卽台告廟豈得告莊其廟乎當以班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昜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義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取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接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墀御婦車授綬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蓋奠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婿相見也

矣

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

疏

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

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

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姜聲子生子息

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

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卽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

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

也齊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至是也

○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

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輟田焉作州兵穀國策君何

忠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卽於是也惠氏棟周

禮古義云行大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

夷元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

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

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焉爲

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卽曷爲託始焉爾注據

於是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

分屬也

○卽莊二十

春秋之始也

納幣不託始

疏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卽莊二十

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

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

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故略外也

疏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

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

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

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

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

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

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

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

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

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

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

公羊義疏四

三

Y

儒如逆女議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議者從履綯一護而已亦謂不再議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鄒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蒲鏗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

父母之辭紀履綯來逆女是也疏傳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

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父母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

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疏注在塗至是也○見

服從之辭公子結廢陳人之婦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見

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問女之父母

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

前女次純衣纁裙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

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贊以相

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

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

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廢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

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

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

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誓紀履綸者重婚禮也

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

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

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

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

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

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此始矣且

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實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

降自西階亦即在堂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

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

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

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爲侯爵於春秋時不

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爲重婚禮又以接

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綸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

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

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

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

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

云卽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爲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爲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爲伯

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

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戚不

得獨繫父母

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知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

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雲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其言歸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戚也

何注據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父母爲家

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

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

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校勘記毛本謂誤爲按

歸釋文本有日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

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常有日字若有日字則此行十一字

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

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日字蓋毛傳文占

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日字見江有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

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卽謂歸之

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往婦人至之道○禮記郊

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死從子穀梁傳

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

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

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

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

也此指歸甯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

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

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

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

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

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統口口口云
歸宗難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
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即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鄭
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
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
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
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
不絕火思相離也娶歸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
衰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
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歸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
也往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
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
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
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恩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
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即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左傳作子昂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

喜文選注作帛不知伯昂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託論衡作帛
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有十

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
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尙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

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

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

游水又東北逕紀鄆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鄆元以帛爲

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

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元莫甚而稱字以哀之乎且經

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

用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三年之紀侯爲加爵

則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

意如此解詁失之技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

弟于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

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

合而演其文濟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攬史記

援引古闕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

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

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

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

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
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論例云新周故宋以
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
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
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
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
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日
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替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
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
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
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又哀十
四年傳祖之所逮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問辟制作之
罪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王人習其辭而聞其辭則未知已
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故事也故序舊疏
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
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哀諱股
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春秋所貶
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
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古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
諱刺褒譏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
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用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

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
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
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議緯見讀而傳爲
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遺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
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
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于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
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
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國議蓋口授相傳
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

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

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

以不書葬

疏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

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何以不書葬注

據姬氏書葬疏注據姬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

辛巳葬定如也按定如妾母以哀公得終爲君猶得書葬
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則隱母尤宜書葬

矣故據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

據已去卽位

疏

注據已去卽位○卽上元年之不書卽位也彼云公何子
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以已去卽位讓桓之意已明

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

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

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

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

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

疏

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屈作

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
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
在正室禮喪服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
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
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
其母總隱公既卽位應依庶子爲後之服卽不卑屈其母亦

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廢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用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益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妾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稱夫人也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稱夫人也夫人特以自遂其諱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爲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則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忌本因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遺桓之弑故痛之也○

注曰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

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

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記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